

记者节感怀

□朱凤鸣

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复中国记协《关于确定“记者节”具体日期的请示》,同意将中国记协的成立日11月8日定为记者节,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有了自己的节日。这是全社会对记者包括所有新闻工作者的尊重。在第25个中国记者节来临之际,我这个曾经的记者感慨万千。

记者是一种既特殊又重要的职业,他们不仅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社会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们通过新闻报道影响舆论,推动社会进步。第一次对记者有印象,是我上初中时的一个深秋,只上过小学,被称为“土记者”的父亲在家写了一篇小文章,题目叫《丰产还要丰收》,意思是收割稻子时不要遗漏,要做到颗粒归仓。后来这篇文章在太仓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还得了几角钱稿费。这让我感到很神奇,梦想着将来也做个写文章并能公之于众的人。第二次对记者产生深刻印象,是因为我在部队从事过一年新闻报道工作。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在驻天津某野战军司令部当兵,随军首长到基层连队蹲点一年,负责新闻报道工作。记得第一篇新闻报道是我看了一个班的总结后受到启发,然后对该班进行详细采访,又采访了连指导员,写了一篇千把字的通讯,还请一起蹲点的一位政工干部指导修改。他没作修改,介绍我将稿子直接送给《天津日报》军事组编辑。当我带着这篇稿子迈进天津日报社大楼时,看着进进出出的记者和在堆满稿件的办公桌上编稿的编辑,心中有一种神圣的感觉,梦想着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那该是多么幸运的事情。三天后,第一次投

稿的通讯《紧握手中钢枪,保卫红色江山》被《天津日报》原文刊登,当年24岁的我是何等的激动。这一年中,我发表了十多篇新闻报道,不仅上了《天津日报》,还上了《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其中一篇上了《人民日报》的新闻报道,还被《解放军报》转载,又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我就梦想这辈子一定要做个新闻工作者。

这个梦想终于在20年后实现了,感谢组织把我安排到太仓日报社这个我非常热爱又能发挥我特长的岗位,并领到了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虽然加班加点成了家常便饭,但因为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做得心甘情愿。李大钊的名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是新闻工作者学习践行的明灯。我在完成好报社分管工作和总编值班工作的基础上,积极深入一线采访,不断发现并宣传先进典型。我先后采访过我市4位全国劳动模范、4位全国条线系统先进个人,深深感受到他们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浏河镇退休老人梅耀成先生,多年研究《道德经》,并编写出版图书,赠送给当地村民和中小学生,被我以大特写形式在本报宣传报道,还在《苏州日报》《扬子晚报》《江苏工人报》上发表,产生了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梅耀成老人的事迹当年被评为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十佳新人新事。我还采访过太仓周边的先进典型,采访过全国农村基层干部的杰出代表、江阴市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采访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常熟市蒋巷村书记常德盛,采访过昆山市东阳澄湖村航天英雄费俊龙的家人。当然,我采访最多的是不知名的普

通群众。我想,千千万万普通群众是社会的基石,他们纯朴的情感、简朴的生活和对社会的默默奉献,永远是我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因此,关注民生也是记者的一项重要职责。我在本报分管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还分管过信访、扶贫工作。通过我的呼吁,市、镇、村三级为沙溪镇洪泾村顾阿桃老妈妈解决了茅草房换盖成瓦房的困难;为支持一位退休老师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我撰写的文章在四川《华西都市报》大特写版刊出,被近30家报纸转载,为他声张了正义;我还以记者的身份帮两位外来民工分别解决了家属就业和子女转学问题,让10多个贫困家庭得到了社会的资助。当我为一些普通群众解决了实际问题或给他们送去报社的慰问时,总能听到他们对报社以及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我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为能给普通群众办实事而深感欣慰。

遇到突发事件,记者要勇于冲到第一线进行采访报道,这是义不容辞的职责。记得1996年8月1日,当年第8号台风在我国福建沿海登陆,太仓受其外围影响,又值大潮汛,当日凌晨,七浦塘高潮位超过警戒线0.55米,长江边8~9级大风卷着巨浪向江堤扑来,全市沿江4镇11个村的堤外滩地2160亩农田被淹,浏河镇长江村堤外3个工厂进水……面对突发灾情,全市近千名干部群众迅速投入防台防汛抗灾战斗。当日下午,我和本报一位记者随相关领导来到我市浏河口至白茆口全线江堤,迎着狂风巨浪,在江堤沿线采访,及时写出了《惊涛拍岸沿江行——来自抗灾第一线

的报道》的大特写,在本报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

在报社工作期间,我有幸成为江苏省报纸副刊协会中唯一的县市报常务理事,先后6次担任过全省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全省县市区新闻奖、苏州市新闻奖等评委,还参加过中国记者西阳行、中国记者江西行、中国记者浙江行,江苏记者西北行、江苏记者苏北行、江苏记者青藏行等采风活动。在评选优秀稿件和采风活动中,同行扎实的采访作风和高质量的新闻文学作品,让我获益匪浅,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有效提高。我采写的全面反映太仓改革开放成就的万字报告文学《魅力金太仓》还上了《人民文学》。1998~1999年度,我被评为苏州市对外宣传先进工作者。

记者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提升,才能跟上时代步伐的职业。在太仓日报社工作期间,我在原有计算机和中文双大专基础上,进修了新闻学本科和世界经济研究生学历,评上了新闻中级和副高级职称。15年新闻记者从业经历中,我见证和记录了太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伴随着《太仓日报》从省内刊号到全国统一刊号,从四开四版小报到对开大报,从黑白到彩色的成长发展。

记者节是个不放假的节日。记者永远在路上。2010年我年满60周岁退休后,仍关注曾经工作过的新闻记者岗位。回望过去的记者生涯,我感到幸运和知足。展望未来的日子,我充满期待。喜看今日众多年轻记者茁壮成长,为时代鼓劲,为人民发声,一代更比一代强。



老屋

□刘春华

昨夜梦境,将我又一次拽回到故乡,回到了那布满风雨和乡情的老屋。

老屋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修建的。它蹲伏在一座小土坡下,屋后是庄稼地,前面是梯田。老屋是用泥土和木头建造的,为防水,也为省钱,只有一米以下的墙是用红砖砌的。这样的老屋,在南方的山村实在是太普遍了。

老屋一共是四间房,一间堂屋。靠西面处建造了一排杂屋,就像一群小孩依偎在它的身边。

家里人多,除一间用作伙房之外,其余三间都是卧室兼储物间。即便如此,我们一家六口在这里过着热闹又幸福的生活。

老屋在四季更迭中显得那么恬然安逸,它目睹着春的花开花落,夏的热情洋溢,秋的斑斓多彩,冬的冰雪皑皑,也目睹着我们一天天长大,父母逐渐老去。

在这个家中,母亲付出最多。屋里屋外,一年到头,母亲从来不肯让自己停下来。家里的鸡鸭猪羊和曾经有过的一条牛,都成为了老屋的另外一道风景。父亲是个实用主义者,他喜欢在屋前屋后种上杉树、水桐树,说是百年之后用来做棺材板。母亲喜欢果树,主要是自家有了果树,孩子们就不眼馋别人家的果子了。母亲在屋前屋后栽着桃树、李子树、橘子树,还有一棵杨梅树,另外的则是南瓜地、冬瓜棚、丝瓜架。姐姐和妹妹喜欢花,便在屋前圈出一小块地来,种上鸡冠花、向日葵,还有黄花草。我和弟弟则在春天的时候,从山上挖回来竹根,选中屋侧的一块地,把竹根埋在土里。在不经意间,第二年春天

气温回升时,地里长出了一根毛茸茸的竹笋。

待到屋侧长出一片竹林的时候,父母已满头白发,我们也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在千里之外的城市生活着。老屋被拆掉了半边,只留下四间屋子。拆掉的地方则修建了一栋小楼房。

前些年,老屋日晒雨淋,久经风霜,屋顶的瓦棚断了几块,雨水把墙都淋坏了。我们买来新的瓦棚和瓦片,把陈旧的瓦棚和断裂的瓦片换掉,只是要让老屋在风雨中屹立不倒。这时,辛苦了一生、没有享到一点福的母亲已与世长辞。母亲去世时,我却没守在她身边,只有老屋默默地、坚定地陪伴和守候着母亲。那一年,母亲64岁。

老屋就像母亲的眼,在看着我们;老屋就像母亲的魂,在依恋着我们。

每次从千里外的地方乘上归乡的火车,回到久别的家乡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不是气派的小楼房,而是那简陋质朴的老屋。

来到屋前,我没有走进小楼房,而是跨过木门檻,走进了陌生却又熟悉的老屋。我在老屋的房间里行走,看着斑斑驳驳的墙壁,墙上依然留存的字迹和奖状,望着老屋里陈设的已然变得“沧桑”的家具,内心有着无以言喻的迷茫与惆怅。母亲的音容笑貌、温柔款语,几时的点点滴滴和快乐时光,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我似乎在经历一次生命的轮回。

老屋,我将永远把它留在那,我怕把老屋拆掉了,母亲就认不得自己的家了,这是母亲要回家时的归宿……



《枫叶初红》油画

□赵炎 画

豆腐花

□龚志明

那天早上买了一根油条一个大饼,看见附近有卖豆腐花的流动车摊,我就走过去买了一杯。卖豆腐花的人,将盛在保温桶里的豆腐花一勺一勺地舀进杯中,加些调味品。那豆腐花色泽白亮,吸一口,甘甜细滑,唇齿留香,有岁月绵长的幸福滋味。

豆腐花亦名豆腐脑、豆花、水豆腐等,是传统小吃。豆腐花是豆浆点了盐卤后凝固成的白色物体,是豆浆过渡到豆腐的半成品,营养丰富。当然,豆腐花和豆腐的制作原理相同,区别在于含水量不同,口感是豆腐花嫩,豆腐老。

记得小时候,我们生产队有个豆腐作坊,每天都要制作豆制品。我看师傅把豆子洗净,浸泡适当时间,加一定比例的水磨成生豆浆,生豆浆倒入特制的纱布袋将豆浆滤出,倒入锅内煮沸,再点卤。豆浆点卤后就变成了豆腐。师傅再把豆腐花舀到一个垫有纱布的长方形木框内,几个木框叠在一起,用一根杠杆

压紧,豆腐花慢慢滤去水变成豆腐;将长方形木框去掉,豆腐再压紧榨干些水,就成了豆腐干。

那时候吃豆腐花不像今天那么讲究,只加一点酱油、葱花、香油,原汁原味。记忆中小时候吃豆腐花的次数屈指可数,却在儿时的味蕾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美味清香的豆腐花顽固地埋藏在舌尖上、心幽处、脑海里。

到外地旅游,吃过不同风味的豆腐花。豆腐花虽然名称各异,主料都是一样的,只是外形和配料上有所不同。北京人吃豆腐脑只吃咸的,浇的不是酱油、醋,更不撒香菜、虾皮、榨菜,而是用特制

的卤。吃豆腐脑,品的就是醇厚的卤香。天津的虾籽豆腐脑,用虾籽、蟹肉等制卤,浇在豆腐脑上,酌加卤虾油、芝麻酱、辣椒油、蒜汁等调料,风味独特。湖北豆腐脑传统吃法是加撒子、芝麻、葱花、胡椒粉和炸酥的黄豆,吃起来咸中微辣。四川的豆腐花也叫豆花。一盆煮沸的豆浆端上餐桌,厨师点上盐卤,豆浆瞬间凝固成丝丝缕缕的雪白菊花,如云似絮,娇嫩如花。盛上一小碗,点上红油、麻油、蒜泥、青椒粒、香葱末,丰饶的香辣包裹着嫩嫩的豆花,吸上一口,美不可言。

现在宾馆的自助早餐一般都有豆

腐花,大同小异,没有特色。餐台上瓶瓶罐罐中分别装着酱油、醋、香油、辣椒油、榨菜粒、紫菜丝、虾米、香菜末、香葱末等。客人根据自己的口味,在豆腐花里加入不同的调料。难挡诱惑的我,每每遇上都会舀上一碗,细细品尝,但无论怎么咀嚼,都吃不出孩童时那种纯正的味道。

春日里来到古镇游玩。漫步老街上,方糕、定胜糕、米花糖、酒酿饼、草头饼、青团、小馄饨、汤圆等各式各样的小吃令人眼花缭乱。瞟见一家点心店内售卖豆腐花,我便迫不及待地要了一份。加上自己喜爱的调料,用小勺轻轻一拌,豆腐花在褐色的酱油、翠绿的香菜末、淡红的虾米、墨绿的紫菜、浅黄的榨菜粒的映衬下,鲜香诱人。用调匙轻轻舀起,入口爽滑鲜嫩,一点一点地咽,一点一点地抿、一点一点地嚼,豆香自齿齿之间荡漾开去,一股暖流遍全身。

湘西金梦

□徐志健

那是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岁月,回首十年,大浪淘沙。商潮吞没了大批九十年代的下海志士,我是其中一员。看着已长成少女的女儿,深深自责。十年一晃而过,收入平平,出路在哪?

此时,老叶又来了。他是正营转业干部,辞官下海,和我相识不久,但很投机。他要我入伙,到湖南开金矿,不厌其烦地介绍他半年来的调查。病急乱投医,我答应先去看看再定。怀揣几万块钱,告别忧心忡忡的老婆,踏上征程。老叶月前已赴湘,手续说是已办好,开始作业了。

当时乘坐的是上海-怀化二十四小时特快。挤了好久,找到软卧下铺自己的号,就靠在栏杆上休息起来。随着轻轻的呼噜声起伏,列车早已驶出,车窗划过一线线灯星流萤。

到了怀化后,老叶电话指路,天黑前我坐上开往沅陵的黑中巴。一路盘山,山下灯火闪闪的村庄,让人几度以为是海港小市。一位时尚女偷,碰了下我的腰包,转身走了。我知道,她碰到了朋友送我的弹簧刀。小山城沅陵快到了,凤凰山上灯火闪烁。

按老叶所说,“慢慢悠”几站路就到的目的地,走了近一小时也没到。好在路人告知,“慢慢悠”是当地对小三轮的别称。小山城起伏不平的道路上,它的速度能快吗?

第二天,老叶和我坐车进山。青山绿水中上下穿行了几个小时,终于到了牛背山。一阵炮声从牛背山山腰传来,感受到了开矿的气氛。疾步迎来的作业队长一脸喜悦,向老叶兴奋汇报:发现了金脉。我们进入几十米深的作业洞中,在作业队长的指点下,见到黄星点点,宽窄不一、忽上忽下的金脉在向前延伸。说是金脉好比南瓜藤,南瓜就是好品质的金矿石。见到了金脉,金南瓜还远吗?大伙喝酒庆祝,在酒精和庆贺气氛的作用下,我把所带的钱都给了老叶。老叶酒后脸红红的,大声宣布:每人预支一百元。工棚炸锅了,工人们齐刷刷伸手到老叶面前。拿到钱,各自回到那高低不一的石桌石凳上,划拳斗酒。烧菜煮饭的嫂子,张罗着酒菜。房东也来凑热闹,一生就出过两次大山的老山民,九十多岁了,哑着嗓子告诉大家,大清年间,牛背山的人到沅陵城喝酒,从不付钱,店家只要客官换下草鞋,因为草鞋上沾满金沙。

这天,我围着牛背山转转。首先看到部队当年开的矿,看到山那边传说中“一夜拉尽金矿石”的矿洞。广东人开的山洞,黑乎乎气,不敢进去。走到一个山坳,一股股落水震耳欲聋。抬头看,半山腰喷出的山涧水形成一道瀑布,直泻山底。沿着古道一直溜冲,带动了下方庞大的水车大木轮慢慢转圈。

十来步外,我看到一个新挖的小山洞,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趴在木板上,两头有绳,进出自由。拉出来的砂泥,说是卖给水车主人。水车还有带动大木锤的动能,把石打成浆,沉淀金沙。

卵石古道顺着山涧水向左右延伸,涧水依赖古道弯曲流淌。黑灰色的大卵石沉默着,几百年来,多少英雄好汉蹬石掠水,踩得圆圆没个角。小峡谷错落有致,分布着好几座吊脚楼,黑不溜秋,挺有年份。有人领我上最大一座,原来吊脚楼只有顶上一层才是住人的。一幅很有年份的湘绣布画挂在大堂正面,上有:正大光明。告诉人们,这家的先祖当过县令。

正巧,太阳躲云,峡谷风光尽收眼底。哎!峡谷尽头出现了一支背篓队伍,一式红头巾,除了领头的大妈,队员都是二十来岁的姑娘。背篓里尽是日常吃货。“背妹来啦!”几人高叫,山坡上休班的人儿,连滑带跳直下山谷。有买小吃的,有趴在石头上喝酒的,还有和老相好说悄悄话的。

两个月过去了,金脉却时有时无。炸药快用完了,作业工人吵着要工钱。要命的是老叶的临时许可证作废,要长期开矿得重新办证。一向急于求成的老叶急了,只得宣布停工。

老叶要求想继续干的,得回家筹钱。我本想还从怀化走,怎奈身上只有一百元钱。老叶去常德办事,带上我,又帮我买了去长沙的车票。知道我不会再来了,我们默默分手。

长沙站人很多,近三天开往上海的票已售完。这下难倒英雄汉。肚饿、烟瘾都不敢动那一百元。多轮讨价还价,终于一百元买到了黄牛票,当晚开往上海,还是特快的。等车期间,饿昏的我摸遍口袋,没有一分钱。突然,广播里响起:“开往上海的检票了。”再见了,长沙!再见了,牛背山!



投稿邮箱:603468841@qq.com